

第一冊

序文

凡例

卷之首

巡幸紀

皇德紀

圖經

卷之一

輿地志上

疆域

纂修姓氏

目錄

沿革攷

形勢

修志縣志

謨一方之志者其書始見於晉人其例亦莫
善於晉人隋書經籍志所載如潘岳關中記
盛宏之荊州記等證以他書所徵引猶可攷
見其義例惜多不傳傳者惟常璩華陽國志
耳下至北宋方志之存者周滂乾道臨安志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之類凡十餘家雖未必
追蹤晉人而體制嚴明攷核精審爾雅以澤
於古猶有昔賢之遺風焉迨元明以來志乘
之法漸失其舊矣託於空言荒於實學則失

之疏侈於詞章畧於掌故則失之浮杜譔門
類以矜標新而不師於古勦襲載記冒爲己
作而不著其原則失之不根卽世所盛傳前
明武功朝邑二志亦務爲苟簡至故城舊瀆
皆棄之如遺不知者以爲典要過古人然非
篤論也馮荻橋大令宰修武之七年成縣志
十卷郵以寄余余受而讀之覺若網在綱有
條不紊地理如大修武小修武及南北西修
武之目必確指其方隅廢置如南陽山陽廣

宣修武諸郡名必剖言其因革舉魏晉隋唐
以後析置華離版圖錯雜最易混淆者皆使
之一一朗若列眉其他如沿革則變表爲攷
以廣列案語迺援晉朱育會稽土地記之例
各體文則消納各門中而不別立卷目迺援
宋范成大吳郡志之例藝文則載縣人所著
書篇目而不羅列詩文迺仍還漢班固前漢
書之例皆能以復古之深心寓著書之微旨
焉蓋其知交袁大令叔英金廣文枚偶齋一

時之彥而張學博魯巖又博極羣書藏軸至
二萬卷盡出以資證佐大令集三君子之長
而總其成故其書獨博而諱是是復北宋以
前本來面目而不失晉人之遺意者也且余
嘗徧觀今之爲吏者矣或抗言治術而薄著
述爲迂儒或競逞詞華而目政事爲跡皆
囿於一偏者耳夫空言無補徒學無權誠難
當於吏治然非胸羅全史目炳千秋操因時
制宜之才爲因勢利導之舉則亦僅盡其簿

書錢穀之能事而已果資何識以興利除弊
與吾民相期於更始也哉今大令著一書猶
斤斤以古人之繩墨自範則其出身而加民
者不屑以今人之所爲自畫從可知矣他日
政成必有卓然高出流輩者余昔嘗權是邑
惜未及市月卽奉檄以治獄去未及有所爲
也成余志者將有重望於大令則握管而敘
此書豈僅爲區區志乘計哉將一爲大令喜
一爲大令助也

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正月下澣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南山東河道
提督軍務加三級渾源州栗毓美謹

邑之有志所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也志或不
信史於何徵今之司牧此民者往往於故籍
中尠所涉歷而在官言官渾然不省訂志之
爲急卽或淹雅宏通有志於典章文物之紀
著而簿書期會應接不遑不終怠則中輟焉
故夫修志之舉得其人難得其人而竝得其
時尤難坐使通都大邑文獻無徵豈特令斯
土者之責亦曷吏之所愀然動色者也已亥

秋余膺

簡命來撫中邦攬河山之雄秀觀風俗之醇熙亟
取郡縣諸志而觀其概蓋闕有閒矣方欲與
一時賢守牧令起墜補亾而修武令馮君以
新修邑志請余爲序余惟修境延袤幾二百
里介河朔負太行西扼澤蒲北連燕趙中州
之要區也地之屬魏屬韓城之建南建北大
陸別於禹貢清水證於水經疆域糾紛山川
緯繡名賢懿軌代不乏人軼見異聞頗多可
采而聿攷舊志其於歷代之沿革廢興文章

政事擇焉未精語焉未詳况自涵濡我

朝德澤二百年以來田疇戶口之加豐民風物
產之寢盛其有關於

史局搜羅者甚夥失時弗輯後何述焉馮君於
政平訟理之餘慨然以修志是任廣詢耆舊
博采羣書分訂於博洽諸君子略星野而弗
詳微地輿以求實冠以

巡幸

皇德二紀而建置令典之不可攷者仍從闕疑增

減協宜刪存悉當所謂得其人又得其時者
豈偶然哉後之蒞斯土者一展卷而曉然於
政治之所宜風俗之所尚資以爲理獲所措
施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賜進士

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
竝駐防滿營官兵兼理河道武威牛鑑誤

自古帝王遞嬗代有因革損益之殊所亟亟
焉以導斯民者惟政教而已政教興則風俗
茂風俗茂則人心固四海雖大卽以一邑之
治推之裕如也然以椎魯之氓不明示以疆
域里居之制則易淆不詳定其田賦學校之
規則多梗不顯旌其忠孝節義之行則不勸
不廣述其記傳藝文之美則日愚古來志乘
之輯非僅撫拾舊聞塗飾耳目已也其意固
深且遠也且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修

武本古冀州覃懷之地魏南陽域耳境處偏隅然案其山川形勢甲於河北雖幅輳不及二百里而凡茱萸峯之岌業天門谷之窈深青龍洞之盤紆吳澤陂之幽敞勝概萬狀未可悉數况乎田里生息物產饒多養教久成閭閻安堵生計土者固共樂其業而職斯土者不更當勵其治乎明府教播馮君山左名宿早登選科製錦有年來撫是邑於茲八載治且烝烝日上足以報最

朝廷矣乃猶孜孜然事必求其實蹟欲要諸久而

後可以慊於心慨念修武舊志自前戈令雲
錦續纂以來距今已七十餘年歲月漸遠文
獻僅存失此不修後將湮沒且以戈令之續
纂是志也迫奉止檄僅三月而卽告成是以
挂漏疏舛均所不免茲檣明府藉案牘之餘
閒躬親采訪詳參史鑑爲綱十有六目三十
有六其開蒐討闕佚訂正譌誤者數百條志
沿革如修武爲古之南陽而屬韓屬魏之分

移北移南之異向慮建置不辨者今已燦然
畢著也志輿地如攢茅墮大陸之見於左氏
傳清水白鹿山之見於水經注向慮遺址莫
攷者今已確然有憑也志人物如晉之趙穆
金之呂豫元之陳安諸人向慮紀載多遺者
今已釐然悉備也其他或稽令典以昭法守
或按金石以博見聞或宣澤渠之阻而題橋
錫以嘉名或慮郵驛之疲而躍驄廣其牧地
或載銘記於祠宇墓陵可作里閭之敬或著

褒傳於孝子烈女用端風化之原該洽精當
美難盡述又豈特書異書祥務卹民以弭患
一名一物必稽雅以正譌已哉予因思士大
夫身膺民社方日事簿書錢穀恐不暇給而
荻橋獨能志乎此經兩載之勤劬而編輯始
就其亟亟焉務乎政教思所以勵風俗而正
人心者於斯益見此正賢宰之所爲而士民
之共仰者也他日采之輶軒上之

國史不且信其傳世行遠也邪是爲序

賜進士及第

詔授朝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提督河南全省學

政加三級平湖錢福昌謨